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七卷

諸子部彙考一

漢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罷申商韓非蘇張之言按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韓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元朔五年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按漢書武帝本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

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按藝文志序詎孝武世書缺簡脫禮

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成帝河平 年詔劉歆與父向領校祕書講諸子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字子駿

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

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

河平五年東平王宇求子書不與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東平思王宇傳元帝崩後三歲詔

復所削縣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誦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後漢

安帝永初 年詔劉珍校定東觀諸子等書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不載 按劉珍傳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駙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順帝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諸子百家藝術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 按伏湛傳無忌亦傳家學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

藝術

宋

文帝元嘉三年賜沮渠蒙遜子書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大沮渠蒙遜傳元嘉三年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並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

梁

武帝天監 年造制旨老子講疏并釋典諸經義記數百卷 按梁書武帝本紀高祖少而篤學洞達儒元雖萬機多務猶卷不釋手造制旨老子講疏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諸經義記數百卷
簡文帝大寶 年御製老莊法寶連璧諸書 按梁書簡文帝本紀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既長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博綜儒書善言元理著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法寶連璧三百卷並行於世

元帝承聖 年御製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 按梁書元帝本紀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既長好學博綜羣書所著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

唐

元宗開元元年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儒學康子元傳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

開元八年令毋瑒等治子部書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儒學馬懷素傳懷素卒後詔祕書館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褚無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乃令毋瑒韋述余欽總緝部分殷踐猷王愜治經述欽治史毋瑒劉彥直治子王灣劉仲丘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

開元十九年冬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經籍志後序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白縹帶綠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 按集賢注記隋舊書用廣陵麻紙寫作蕭子雲書體赤軸綺帶最麗好新寫書分部

別類裝飾華麗經白軸黃帶紅籤史碧軸縹帶綠籤子紫軸紫帶碧籤集綠軸朱帶白籤圖書紫軸綠帶紺籤

按會要開元十九年冬十月丙申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

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

注記五十三卷

史庫二萬八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

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卷

注記六十九卷

開元二十年置崇元學令習老莊列文等書準明經例舉送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

禮儀志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元學其生徒令習道

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閏四月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

之于盤屋樓觀之側

開元二十九年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 按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九年五月庚戌求明道

德經及莊列文子者 按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

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

按舊唐書禮儀志作二十年新唐書選舉志作二十九年並存俟考

天寶元年二月詔以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號爲真人其所著書改爲真經四月詔崇文習道德經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莊子號爲南華真人文子號爲通元真人列子號爲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爲洞虛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 按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是置元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二月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元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元元廟各置令一人兩京崇元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生一百員桃林縣改爲寶靈縣田同秀與五品官四月詔崇文習道德經九月兩京元元廟改爲太上元元廟天下準此

天寶三載更造四庫書目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天寶

三載四庫更造書目經庫七千七十七卷

集賢注記作七十六卷

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

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卷

宋

眞宗景德二年四月幸龍閣觀書子書凡八千四百八十九卷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眞宗

實錄景德二年四月戊戌幸龍閣觀諸閣書畫子書總八千四百八十九卷 注 儒家道書釋書子

書數書小說算法醫術

景德三年十月御崇政殿觀祕閣新校子庫書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德三年十月

乙丑御崇政殿觀三館祕閣新校兩庫子集書凡萬二千餘卷賜校勘官器幣又賜宴崇文院

景德四年三月召輔臣登太清樓觀新寫四部書子庫八千五百七十二卷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

載 按玉海景德四年三月乙巳召輔臣登太清樓觀太宗聖製御書及新寫四部羣書上親執目

錄令黃門舉其書示之總太宗聖製詩及故事墨跡三百七十五卷文章九十二卷經庫二千九百

一十五卷史庫七千三百四十五卷子庫八千五百七十一卷集庫五千三百六十一卷四部書共

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卷

景祐三年張觀等上所編子庫書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

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二年上經史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龍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內侍官一等

哲宗元祐元年呂公著請令主司不得出題老莊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按呂公著傳元祐元年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更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博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

金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九月使譯經所進所譯子書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三年九月己巳使譯經所進所譯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等書命頒行之

明

洪武二十年解縉以上好觀說苑韻府及道德經心經諸子百家雜書因侍書帝前草疏規諫
按明外史解縉傳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嘗侍書帝前親爲持硯帝一日
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遂立草萬言略曰陛下好觀說苑韻府及道德經
心經諸子百家雜書臣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劉向所作多戰國縱橫之說韻府出元陰氏猥鄙細儒
鈔輯蕪陋言無可采願集今之儒者臣請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之傳隨
事類別刪其無益勒成一書上接經史備一代太平之制作今又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
甚宜及時改定更訪求審樂之儒人集百王之舊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堯舜禹
湯文武皐陶稷契夷益伊尹傳說箕子太周公於太學而孔子自天子至於庶人通祀爲先師以
顏曾思孟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洗百
世之因仍起昭代之文獻豈不盛哉古者鄉閭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
規互知之法雖嚴訓誥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從之以法制今也
應故事襲虛文綱紀不立節目無依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與今義

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俾世臣大族身先以勸陛下天資至高百家神怪誕妄荒忽既洞矚之而猶不免愚天下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傳國寶者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卽令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之說詩書所載可見今陛下輿圖已定人心已服天無災變民無患害聖躬康寧子孫萬世可謂帝王之真符何必興師以取寶愚衆以神仙冀可符祐國家者哉

神宗萬曆 年李廷機以子書盛行異端害教非表章六經尊崇孔孟之意乃上言乞嚴禁學校及考試官罷黜之 按翰院名臣錄李廷機萬曆癸未會試第二入翰院爲講官時子書盛行廷機以異端害教非表章六經尊崇孔孟之意乃上言曰蓋嘗觀三代之盛大道爲公上無異教而下無異學迨至後王道德不一風俗乖刺士始各以所長相誇詡而百家之說遂紛然淆亂莫可辨詰於是仲尼生洙泗之上與其章縫弟子揚榷而緒正之而斯道炳然如日中天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黃老之徒以其術行中國要歸於虛無寂滅而止於是漢儒奮焉表章六經字比而句櫛之而身心性情之本或語焉而不詳習焉而不察於是宋儒崛起纂承仲尼之緒而光大之救黃

老之偏而通於世采漢儒之華而歸諸實自仲尼至宋千有餘年而斯道升降之變具此矣夫其敝而變也亦稱一時之縣解而其屢變屢遷也則或得其似而遺其真至於今其說愈煩而實愈乖其取名愈高而蔽愈滋其初欲出諸子漢儒之上而趨愈下欲因宋儒以見仲尼而不知其失彌遠也嘗考班固藝文志所述十家黜小說而存其九九者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皆以術藝勝而論學者獨儒與道儒與道相出入其書或不盡傳傳者言不盡馴雅其傳稍久而世常目覩者儒則晏嬰荀卿道則管夷吾老聃辛鉞關尹喜莊周列禦寇鶡冠是已無爲自然以臻化理老氏之指乎其言精而該萬類爲一無然畔岸莊列之致乎其言閎而達鉞喜鶡冠語皆祖述三子而莊列則本老氏老氏則尊黃帝三子之外卿以禮嬰以儉夷吾以法若不相爲謀而蘭陵論君道不以符節契券爲信不以探籌投鈎爲公不以衡石稱縣爲平不以斗斛敦槩爲嘖去就委蛇於齊楚趙三國之間而以令終仲父相齊下令如流水之源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與以爲取以爲政寶平仲節儉力行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三者皆老氏家法故史遷作傳以管晏老莊相次而孟堅列夷吾於道家嬰爲儒首黃老之學蓋大行

矣漢初曹懿侯用膠西蓋公之言遵職畫一而成賢相而文帝亦好之師河上公爲漢令主二十餘年景帝朝轅固斥黃老爲家人言而身幾爲圜家食武帝卽位崇獎六經一以仲尼爲師諸子之書不列于學官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端弁帶而說經義綢繆其器數煩縟其文章砭砭窮年而莫之止揚雄氏所謂非徒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者矣斯時也人挾靈蛇之寶家抱岷山之玉精廬一啟則執經問字者動以百計轉相傳祖甚者累數十代治一經不它涉問所從來必曰某師某師非師說者與衆攻之不已不止若主父偃張禹彭宣王駿邴丹之於易倪寬龔勝鮑宣周堪之於書王式王吉匡衡蕭望之韋賢父子之於詩董仲舒公孫弘彭祖疏廣貢禹之於春秋童而習之終身用之而不盡謀王斷國抱功修職斌斌乎稱盛矣大抵諸子之學以清淨無欲爲宗而好奇者因而附益之治其荒唐謬悠之詞滅仁棄禮離形黜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逃空虛遊溟滓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若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漢儒喟然思反其弊而以訓詁註疏爲長其所發明六經之義往往剽其外郢而昧其中局是以宋儒盡取其說而會通之以求聖人微意眇論之所在蓋曰六經孔孟之書知則有行思則有學禮則有文天下之大道也行後於知思後於學禮後於文天下之定

序也彼黃老之元虛漢儒之注釋舉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斯可謂徹始徹終無漏佚矣諸子漢宋之儒其學問得失固如此失與得辟之瑕瑜不相掩而可以議指竊怪夫今之學者非之無刺而從之莫由也其言曰聖人全體者也諸子得其一體者也聖人務本者也漢儒淫於末者也吾收視返聽不離於宗而已矣玩忽世事吐棄物理索之無何有之鄉而示人以不可窮之端問之則曰吾心有仲尼也嗟乎仲尼固若是哉仲尼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好古敏求博聞強識大之宇宙曠之事物遠之六合近之衽帶尊之盛帝明王格言大訓而卑之匹夫匹婦寸長片善罔不攜撫囊括析肌分理掇其英華而咀其膏腴故能合異以爲同治朴以爲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令士子前言往行未識也當世之故未習也則已抗顏而談性命之學矣夫說性命者莫辨乎易孟子不言易仲尼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性命非聖人所雅言也其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是也當是時及門之士遍天下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卽顏之愚曾之唯二子所得號爲最深微矣而大學傳格物顏氏之子亦曰博我以文故其學皆切己近人犁然當於實用特不以辨博自名耳向使回不博文參不格物何以得卓爾一貫者而稱之也夫天之生人開塞

異智也良襟異才也怯勇異志也喧寂異趨也頓漸異功也聖人知其然揣摩彼己因材而篤啟憤發悱人各爲說教者不陵節學者不失性入之有戶踐之有跡望之者不驚而傳之者無弊故其成才也易今不度其可否而槩語之曰此一貫此卓爾也吾不意子貢之所不得聞者而今三尺之童皆與聞也踟躕閉目而欠伸則曰得未發之中也褻衣緩帶徐行闊步僂僂如或不勝則曰主一無適之敬也招邀款密軋干喑哢倏倏笑倏而歌且舞則曰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也吾不意仲尼之學若此其易造也蓋諸子宗元虛而學未嘗不博故所論著皆上下古今極命庶物不大謬於聖人漢儒專經釋而其中有以自得故以經術緣飾吏事而不徒托諸空言宋儒取諸子之精而無其放通漢儒之博而無其固故能超軼絕塵而直與仲尼之徒相揖讓而世儒則胥失之矣西晉之困於索虜也以清談議論多而成功少亦宋儒之道也東漢之移於僭竊也以黨人新法之行吾黨有力焉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亦宋儒之過也朱陸之學不可偏廢抑彼揚此幾於聚訟亦宋儒之過也今之學宋儒者奈何舍其醇而取其疵拾其咳唾而未窺其要領陰襲老氏之元而陽闢其非心畏諸子漢儒之能而口以爲不足道也其說甚辯而可喜其名甚高而可尊使賢知者入於其中宵冥

昏默而喪其所固有愚不肖者苦而無所於歸其甚者則比周爲私譁衆取寵而已矣吾不敢以宋儒許之而何有於仲尼無論宋儒令今之時有薛王吳陳六七公者在吾將北面受業焉而不敢必其然也此豈仲尼之道與宋儒先進君子之教則然哉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竊仁義天下之事盛衰倚伏真僞糅雜理勢所必然耳鵠設而人爭射焉餌設而魚爭趨焉而世方且以是爲鵠與餌上之求者或以名而下之應者或不以實其能爲宋儒先進君子者十之一二而竊宋儒先進君子之緒餘者十之七八識者懲於七與八而因疑其一與二又因而歸咎於宋儒先進君子夫未學者安所逃其責哉語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又曰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吾非以性命爲不當言也謂其言之未必知也謂其以不可知爲知而至於病過猶不及也然更有說焉仲尼傷周之末造教化陵夷而率其徒三千人者羣處轍環爲一世師今天下郡縣戎道皆有學學皆有師而山林之士與薦紳大夫不在其位者聚衆而私相授受分官師之權舛也佛教不自漢興西極化人之道莊列固已言之然其精者六經孔孟之書具有矣士不求六經孔孟而必曰通佛以爲名高是庸人賤子奔走香火於二氏之宮而過孔門則掉臂不顧也僻也談性命者故以政事文學

古今圖書集成
爲駢拇支指矣其有簿最詳繳期會不爽以闚看爲精神赴時如炙輶者則自以爲能政事而視性命文學爲不必有之物饜班馬李杜之糟粕競片言隻字之華藻放浪不羈傲睨王侯則自以爲能文學而目性命爲迂談政事爲粗迹三家遞以名進而不得其實務相勝而不相下陋也此所心疑而未敢深言者也陛下宜嚴禁學校及考試官凡一切諸子百家異端害教之書有悖於六經孔孟之旨者悉罷黜不錄以示表章六經尊崇孔孟之意